邱政凱102062209第十一單元

這次的文本的主題是「性別」。

第一篇是Barbara Risman的Gender As Structure，整篇文章主要是藉由介紹目前社會學界常用來理解性與性別(sex & gender)的幾種取徑，各自的特點以及缺陷。

第一種取徑是Gendered Selves。這種論點強調的是在成長的過程中，在社會建構和自身生命經驗的過程中讓Gender內化(internalize)成自己的一部份，進而表現出所謂的sex-role。著名的理論像是增強理論(reinforcement theory)，強調的是男女孩分別因為表現出了(父權)社會中各自生理性別應該展演出的特質而給予獎勵，反之則給予懲罰；另外則是精神分析(psychoanalytic)的方式，認為母親因與女兒產生更強的連結而延續母親的特質，男孩則必續順應(父權)社會的期待否定女性特質，因而男女孩的特質產生區別。這種取徑方式最大的問題在於它對於性別不平等的去政治化。Sex-role理論把性別二元化，對性別角色的探討是基於生理男女的二分法，而忽視了社會結構和人際交流對性別形塑帶來的動態影響。第二種取徑則是比較偏重社會結構面向的取徑方式來探討性別。Kanter提到了有時性別的差異不是在於自身對於sex-role的內化，而是不同性別相對應的環境、資源以及機會的問題。他點出了如果在同樣崗位、肩負同樣職責和能力的男女表現出來的行為特徵其實是大同小異，然而女性擁有的機會卻遠少於男性，這點出了社會結構帶來的變數(social structure variable)其實是比所謂男女性特質更能解釋為何女性會較少獲得(父權社會定義的)「成功」。不過這種取徑也被指出所謂social structure variable並不是gender neutral，也就是說僅限於性別弱勢進入性別優勢者的工作環境才會發生，若狀況是反過來的，性別優勢者並不會遭遇到什麼結構上的阻礙。很顯然的，生理性別(sex)本身就有階層化(stratify)勞動者的功能，而不僅僅只有結構變數。第三種取徑是Doing Gender，認為性別是在每天與人的互動，應付社會的期待，以及對於自身的內省中展演出來的。有趣的是，doing gender反映出的是對於不平等的正當化。父權社會藉由貶抑女性特質，並在人際互動、以及社會期待下「讓」女性去do這些被貶抑的特質，進而穩固父權社會中既得性別優勢者的地位。不過doing gender的取徑經常被指出過度缺乏組織化和理論化的結構分析。最後一種則是目前還在發展中的觀點，Gender as structure，則是把每種取徑融合在一起，指出性別是一個複雜的「整體」(entity)，我們在看待不同狀況和案例時必須從多種角度出發，不能僅僅侷限於個人的層面、體制的層面、以及人際互動的層面，而必須交錯地從這些面向同時檢視性別這件事。

第二篇則是Betsy Lucal的What it Means To Be Gendered Me。

這篇講述的是一名沒有展演出符合社會對於女性期待特質的女教授，以自身生命經驗為許多性別理論提出背書或是疑問。

作者從小因為身高較高、身體骨架較大，再加上不會去留長髮以及穿裙子而經常被別人誤會成是男性。作者在自己的經驗中發現了處在這樣子性別邊緣位置為她帶來的不便。主要的原因正是因為上一篇有提到的，人們知覺她為一名「男性」，因此衍生出了標籤化的互動方式，然而這種互動方式跟她的生理性別和認同有所衝突，例如去上公共空間的女廁時會被投以異樣眼光、發生交通糾紛時有人會認為她是男性而用暴力極端的手法向他施壓、跟女性友人逛街會自然而然的被認為是一對情侶…等等。不過有時作者也會感覺到偽裝自己是一名男性反而可以省去許多不便，甚至為她帶來一些優勢。

文中作者提到人們對於性別的思考常常是two-and-only-two，也就是說性別是絕對二分的，就算作者今天是個「不具女性特質的女性」，人們會傾向於將它分類為「具有男性特質的人」(或是在不知情的狀況下直接分類為「男性」)，一定會給予每個人一個男/女二分的行為解釋，也就是用一個二元的性別光譜來套到每個身上(而非開放自我詮釋的多元性別光譜)，而這種方式正好可以繼續鞏固(異性戀)父權的結構(如第一篇所講)。作者還提到了她曾經質疑自己對於性別的展演(gender display)根本沒有撼動到異性戀父權的結構，因為人們只會知覺到她在展演一個「男性」，因此對於鬆動這種二元結構沒有幫助。所以文末作者也提到了，她這樣子展演性別，若有時人們先知覺她是男性，之後再得知她是生理女性，則這樣多多少少就可以讓人們想到一種二元性別思維以外的可能性。

在我看來，性別完全根深蒂固在我們生活中，它跟所有事物的層面都產生了關聯，它並不是一個獨立於其他議題之外的現象。然而在我們的生活中，大多數人都無法察覺到每天生活中遇到的事情背後有什麼「性別」的問題，而把一切都當成理所當然。很明顯的，異性戀父權結構把大多數人都馴化的好好的，讓他們發展出異性戀父權結構期待的特質，展演出異性戀父權結構期望的行為，繼續為異性戀父權結構背書，從而鞏固那些在性別中的既得利益者的優勢資源和權力。挑戰父權的第一步，我覺得正是要讓大家意識到「性別」真的存在，而且是個迫切的問題，從而思考每個人對於自身生命更多詮釋的可能性。